



找记者 上壹点

A10-12

齐鲁晚报

2021年9月20日 星期一

思 / 想 / 华

文 / 字 / 魅 / 力

□ 美编：
向明平丽

【书里书外】

一次碎片化阅读的背叛

□王宗坤

拿到《泰山何以独尊》之时，正忙于一场消耗巨大的长篇写作中，阅读早已不能催眠，每天晚上需吃安定才能入睡。但睡前胡乱翻书已成多年之恶习，尤其是在山中闭关写作的那些日子，白天与作品中人物缠绕撕扯，已疲累至极，到了夜晚，最想要的就是解脱，从那些黑色方块字中逃离出来。可作为百无一用之人，又能逃往哪里？无非是由文字进入文字，只不过是想换一种形态罢了，正如一个习惯于面食的人，顿顿面条已吃到接近恶心，干脆奢侈一把，上街花上几个大子买个烧饼来果腹。起初，我就是把鹿峰先生的这部大著当成了这样的“小灶”，置于床头，想每晚临睡前给自己打一下牙祭。没想到的是，第一天晚上打开，翻了几页就发现自己错了。这部煌煌近四十万言的大书并不是我想要的逃城，这部外表看起来很学术的著作应该又是一处文学堡垒，字里行间虽没有鲜花着锦般艳丽，烈火烹油般訇然，却也自有其独特的韵味与纹理，曲径通幽，时有星熠，灯火阑珊之处，闪耀着的是独特的见解与思想的光辉。

“千年泰山古寺院，多少山间风雨中。岁月荏苒，山坳里的寺院兴了、废了，废了、兴了。兴废之间，全是历史。当今泰山寺院的香火已不复往年盛状，但它们承载的厚重历史却永远忘不了，丢不掉，抹不去。寺在佛在，寺不在佛亦在……”像这样的文字在《泰山何以独尊》一书中俯拾皆是。读着这样的文字，我自然就想到了《文化苦旅》《南渡北归》之类的文化散文，作者自己在后记中也自述道，他所追求的是“学术散文化或散文学术化的书写范式”。关于文化散文，著名文艺理论家林兴宅先生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高论，他认为：用散文来写文化可以称之为文化散文；或者是从文化视角来写，即便写的是非文化题材，也可以称之为文化散文。这个表述很完美地表达了文化散文的本质与内涵，即凡是写文化的，写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存在的散文，都是文化散文。林先生的观点再次印证了我乍看到这本书时的感觉：《泰山何以独尊》仍然是一部“有用”与“有趣”兼备，“载道”与“咏德”并重的文学著作。

之所以有这样的界定，当然不仅仅限于对语言的初始感觉以及其特有的文学质地，更为重要的是《泰山何以独尊》一书有着自己的美学追求。说起来“文化散文”仍是“散文”之一种。既然是“散文”之一种，它就具有散文的一切特性，但具有散文的一切特性还不够，还必须具有文化散文的特性才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文化散文”。而这，就是“文化散文”在美学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本书开篇就确立了一种大历史品格。由大汶口文化起笔，运用“考古不僵，文献可辨，神话有真，基因存疑”。四种不同的研究方式互参互辨，互证互通，为模糊的上古史构建起一个大致明晰的历史轮廓。沿着这个轮廓，作者思考的是大汶口人是谁？陶器与五行的巧遇，通古贯今的泰山玉，泰山何以独尊等等这些有关我们来处，以及人类所处世界状态这些大问题。在第二辑封禅的逻辑中，作者认为，作为一座被高度政治化和社会化了的青山，泰山有着极强的历史黏性，而这种历史黏性主要来自泰山封禅。封禅首推秦始皇，然后是圣者仁山，讲述的是孔子与泰山的关系。有关泰山的人物，重点讲述了党怀英和萧大亨，并以此推演出了一批居于同时代深刻影响历史的英雄人物，比如辛弃疾和张居正。作者在后记中也阐述说，要以“大泰山”的角度来诠释泰山，其大主要表现在：大的历史背景，大的泰山

内涵以及大的双向时空上。纵观全书涉及的全是大人物、大事物、大事件。这种追求在无形中形成了文化散文的大历史品格。大历史品格赋予文化散文一种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它的厚重感。从中也透显出作者在历史观面前竖立起来的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观。

当然，这种大的历史品格的形成是建立在深刻的历史理解之上的。这种“历史理解”，按著名学者谢有顺的看法，就是作者的独立见解和思想个性。这也正是本书的可贵之处，叙述不落俗套，观点明确独到新颖。在讲到陶器与五行的关系时，作者写道：“凡是对世事万物道理的精彩描绘，都可能在某一个时刻与某些事物相逢。陶器——五行，五行——陶器，二者之间没有预谋，没有筹算，不是附会，不是标签。它们形上形下的会合，是对过往的打通，更是对未来的启迪。”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就可以看出，作者在这段话中所透露的不是事物的发展规律，而是一种独到的哲学思辨。我想说的是，作者在本书中灌输的不是常识而是知识，知识属于文化，而文化是感性与知识上的升华，反过来，文化的升华又来自于知识，具体到泰山上，作者结合邹衍的五行说认为，在“五时”中，东方属春，应万物复苏；在“五常”中，东方为仁，承天下大德。因此，泰山便成为生发之山、岁首之山、活力之山，承德之山。在《泰山：青山著青史》一文中，作者用赵汀阳先生的“山水”和“渔樵”来解读泰山，得到了否定的结论，在阐明原因后，作者总结出了自己的发现“泰山已由‘青山山水’变成了一种全新的山水形式：‘青史山水’！”

当断则断，该下的结论毫不含糊，而对历史的疑惑作者却不妄下断语，比如讲到秦始皇封禅，作者只确定秦始皇在泰山上行了礼，立了碑、建了阙或埋了剑，下山后还在山下举行了禅礼，禅礼的具体情况却一概不知。还有“五大夫松之谜”，作者也没有给出确定的结论。这当然不是担心背负文责自负这样的问题，而是出于一种书家的责任，把这些疑问置于一个更大的历史空间，以便让人获得更加有效的知识，是为了“一种精神发现，它往往是在野的、异质的、民间的精神发现，能到达历史的人生深处。”

作为一位非专业的泰山研究者，鹿峰先生自称做一个“盗火者”也就心满意足了，但读完《泰山何以独尊》之后，我却觉得他更像一个“造火者”。该书不仅仅是对泰山研究成果的归纳和阐发，展现的更多的是作者本人几十年来对泰山的原创性思考。因其游离于纯学术之外，他才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独特的视角来看待这座屹立于东方25亿年的神山圣山，其认识才更加人道主义，更加深刻、透彻，感情才更加充沛纯粹。正如艾青那句著名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无论是最早呼吁《应建立“泰山学”》，还是关于《泰山的经济价值》《泰山品牌》《泰山石质旅游产品开发的构想》等思考，其心可鉴，其情可明，无处不体现了一种拳拳的赤子之心。身为泰山人，他渴望这座大山能站在历史的厚度上腾飞，更渴望它能给生活在山下的这些子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写到这里，我忽然感到自己之前的界定似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沉浸于其中不能自拔，以至于成为一次对碎片化阅读的背叛，重要的是那些字里行间展现的是这座大山悠远的历史，强调的是它的巨大影响与无限活力。并在简单的叙述性的笔墨中让人感受到一种突出的美感和思想弹性。有韵味却也不失学术般的冰冷，或者说冷静。

【诗与画】

秋水照蹉跎 诗笔展画卷

□赵延彤

靳秋先生是当代名家吴泽浩先生的高足，属当代画坛之实力派画家。他的画浓艳瑰丽而不流于俗媚，取象厚重而无碍空虚灵秀，大则数十米长卷，小则尺寸斗方，俱能任意挥洒、酣畅淋漓，令人过目难忘，对此，我是十分钦佩喜爱的。但人多知其善画而少知其能诗，我叫耳知其能诗而未知其多产，及其送来将欲付印的诗词集，展读之余，不禁为之击案惊叹：今世之擅画擅诗者多矣，然擅画者未必工诗，能诗者未必擅画，若诗画兼工，则难矣鲜矣。我为此而为靳秋先生点赞，也祝贺他的诗集付梓面世。

靳秋诗词集收录作品数量可观，可见其创作视野开阔、题材内容丰富，这是靳诗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作者笔下，举凡历史人物、山川形胜、风土人情、行旅闲愁、闺门幽怨、亲朋情谊、节令气候等，都得到尽情的抒写和生动的呈现，表现了作者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大地故园乡土的深情眷恋和丰富敏感的一颗诗心。

靳秋诗词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感情真挚、寄托遥深。诗贵情真，唯有真情方可使文学作品产生感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乃至惊风雨而泣鬼神。靳秋是谦君子，自幼即蒙受传统文化道德价值的熏染，并以德驭艺、自我励求，由此，则我知其心性真诚，其诗必不伪。试读其悼母诗、怀人诗乃至写景抒情，都可感受到作者一往情深的心灵诉语和真诚告白，扩展了诗词的蕴含而耐人寻味：“人世间，酒楼花雕危一旦，君我化空虚”“莫测忧心，国事久难息”“多闻阙疑，人间事，混沌沌沌”（靳秋诗句，下同）这里没有具体指向，诗词的内涵永远大于读者的解读，正是其魅力所在。

温婉雅丽又兼具清劲犷直，应是靳秋诗词的主导风格。词的原初本色，自是以婉约软媚风格来抒写青楼闺阁女子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情感。及苏辛一变，扩大了词的题材视野和表现手法，形成豪放风格，词坛遂有婉约豪放两大风格的评论。靳秋的词，显然更多地受到婉约派的影响：“飞红香艳花依旧，朱扉佳人一段愁”“不负柔情兰夜静，待人归”“羞见媚笑没齿语，一任东风吹乱金缕衣”“当君留名莫相忘，牵会西子红豆生”……写的温婉香软，情意款款，于“花间派”可谓承流接响且有迈进。但靳词还有另一面目：“梅萼独放，铁骨焕芳华”“风雨磅礴催斗势，胸中自有书卷气”“一抹雄红，笔墨神采千朵万朵中”……则显示了作者刚柔并用，婉约与豪放兼能的艺术腕力。

我特喜读靳兄的“墨色知音”：

煮酒次泼豪墨，昼夜情未歇。一壶老酒青竹半截，红梅雪色。

坐看故人诗画绝，丹青璀璨多。凭借斗方英雄，写意大风歌。

试想，二三知己，一壶老酒，你诗我画，风雪红梅，还能吼吼大风歌，何等惬意，何等难得。

我与靳兄早就相识，昔年品茗赏画，把盏论艺的情景，宛如昨日，而俯仰之间，俱成过往。他要我写序，我愧不敢当，又不能辞，只好勉为其难，实则挂一漏万，未尽其美，至于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感美意，尤需同好者细读深察，方可得之。

撂笔技痒，再补八句，以加赞叹：

秋水照蹉跎，诗笔展画卷。

摇曳花间风，磨砺稼轩剑。

生死走一回，这回且不算。

洗我六根净，借君绮语砚。